

红帮裁缝的亭子间

裘静

亲戚叮嘱，走楼梯当心点哦，这里比淮海坊楼梯还要陡和窄。任人凭脚感一步一步往上。眼前突然闪了一盏白炽灯，也不亮，刚好晕染楼梯尽头转弯角。转弯角亭子间门开着，藏青中山装老头转身招呼我们。哦，就是亲戚口中的正宗红帮裁缝老法师。据请他做西装的人排队等。一张大台子，靠墙堆了面料，熨斗置一角，操纵机另放小台子，墙上长条搁板当然挤着一包包面料，躬身的老师傅拨开桌上摊开的料子，接待我们。

七十岁左右了，脸方笃笃，点头微笑都不是慢慢的。拉过一根软尺，给外子量尺寸。笃悠悠，一寸尺寸量好，圆珠笔小本子上记一笔，纹丝不乱，脑子煞清。边上亲戚还跟他讲讲闲话，他手里不停，嘴上略接几句宁波口音上海话，不热络，也不敷衍。摸摸我们带过去的料子，全毛深灰牙签条，灰褐隐条全毛花呢。我讲去老介福买的，老师傅觉得做三件套还可以哦？好咯好咯，老介福的料子，好咯。在亭子间里待的时间不长，老师傅晚饭还没吃，定了试样的辰光，我们就告辞了。我转头望望满

架的面料，看看躬身白发的老师傅，卡其布藏青中山装，洗得泛白，前襟处点点油渍。再会再会。老师傅在亭子间门口挥了挥手。

试装，定样，两套西装做得合身挺括，圆角两粒扣，西裤前裤片加半衬，做工细致，尤其见功夫的肩袖处刚刚好，助人一臂挺拔之气，收腰处亦如是，这是西装做工的细微真章，绝对好手货。不过这个时候西装用的还是那种黑炭衬的衣衬，挺括是挺括的，提在手里分量不轻，且这样的西装比较适合正规场合，若是日常穿，显得有点太板正了。

要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男式西装开始少用黑炭衬，改用比较轻薄的衬，夹里也不一定是俗称羽纱的，而是改为略微轻薄点的美丽绸，这样的西装看上去线条修劲又不过度厚重，比较摩登一点，不那么用力过度。何况还进来了诸如比尔卡丹的西装，只是不少人袖口的商标不舍得拆掉。1990年那年在红帮裁缝家做的三件套其实穿的机会不多，再后来休闲风起，夹克衫

牛仔裤更方便，三件套大多数束之高阁，每年还得晒晒，这些年断舍离只保留了背心，其余皆处理了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倒还记得那位老师傅。实在不太像江湖传说中的红帮裁缝如何精明，眼光犀利，不过是藏身亭子间勤勉做生意的老法师。一台缝纫机，一把剪刀，一个顶针箍，一块划线粉，一只熨斗，一把用得油光光的老尺，白天做，夜里做，赚的都是辛苦铜钿。说起来，红帮裁缝在上海滩是大口碑的。网上搜搜，词条下洋洋洒洒一长段。“中国第一套西装，中国第一套中山装，第一家西服店，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，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”，这五个第一使红帮裁缝被专门写进了中国服装史。远的不说，1990年代的上海做西服男装去培罗蒙，女装认鸿翔，承传着红帮裁缝的传统，是南京路上响当当的牌子。当年我没穿过婚纱，倒是去鸿翔定做了一套乳白色全毛华达呢西装套裙，青果领上衣，后开衩及膝一步裙，犹记得试样时觉得整个人都高了一寸，青果领线条大气，肩袖和腰身挺秀流利，一步裙恰当好处的裙摆略收，鸿翔的师傅用小针这里别掉一点那里掐去几毫米，让人觉得身体是那么值得好好认真地对待，身体和衣服可以如此进退得当。当然，200元的工价在当时算来是不菲的，毕竟工资只有一两百元的，不过人生大事也值得认真对待一下。年轻时不免虚荣，好看的衣服怎么着也得多见见光，明知一套白西装行旅不太合适，但1991年春第一次坐飞机去汕头还是携了白西装，参观工厂穿之；转道去厦门，鼓浪屿沙滩走一走穿之。后来想想真是可笑，但那时欢喜呀，如今倒也不再笑话自己了，不可复制的年轻和欢喜，管什么旅游合适不合适呢。

当然，好裁缝也不一定非得红帮不红帮的，我

孔子把人分成了四等：生而知之者，上等；学而知之者，次等；困而学之者，又次一等；困而不学者，下等。

有人说孔子是根据人的智力来区分的。这不全面，不准确。从学之后的结果看，二、三、四等人会有智力差别；而从学之前的态度看，则有人品的不同。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。不过需要指出，孔子原始最后一句是“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”。困而不学者除了能学而无论如何都不学的人，还包括想学而学不了的人。当时的平民和奴隶没有资格学，没有条件学，并不存在态度不正问题。

孔子所说的“学”，不仅仅是读书，而是广义的对事物、人生、家国的观察与听闻，以及实践，进而思考，且有所得。今人观之，在认识论上，或者是知识来源的判断上，这是唯物的观点。孔子的相关论说有很多，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遗产十分丰富。

但是，还有一条途径，孔子也讲了，而且列在首位——生而知之。



从大学始至今与裁缝陆陆续续打过不少交道，本地的，江苏来沪的；从服装厂退休的，从小学生生意出来的，数数也有八九个了吧，男女皆有。大致感觉老裁缝做工扎实，但式样较为传统，若想新式点，最好给他样子，他还是能基本复原出来。年轻点的呢，能接受时尚信息，给他看看服装杂志，能拷贝得大致不走样。接触过的几位裁缝还都会做中式装，尤其那位四十岁不到的，做工细致，各种盘扣，还引入西式工艺。借了间衡山路一幢老公寓底楼的小房子，室内陈旧暗淡，却为不少上海女子翻出精致行头。可惜后来听说他回江苏乡下去了，孩子大了，家事增多。至今我还留着他做的中装。

如今沪上裁缝是越来越少了，请裁缝做衣服的人也少了。时代变了，那种先精心挑选面料，想象式样，觅好裁缝，量体裁衣，上门取衣，这样的日高且费心力的体验是依稀了。这中间一环扣一环，若结果略有小不称心，也是留点遗憾的，确实不如买成衣方便爽利。不过，

按字面意思，生知是无须外求的来自内心的品质和能力。从古至今，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。不是不理解不向外求，而是不理解不外求而知。如今的哲学家把这叫作唯心的先验论。

人们承认有天才，那种智商很高、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很强

的人。他们是远超常人的极少数人。

古今中外的天才，除了天赋因素，也都有学习的经历，并非生而知之。而且，他们的才能与创造，都是在某一个领域，某一个方面，没有一个全知全能。

孔子是学而知之这一重要思想和理论的创建者，但他又说第一位的是生而知之。哲学家认为孔子尚未抛弃先验论，头脑里存在不可能的矛盾。

但也有人认为孔子只是“虚悬一格”，因为实在列不出谁是生知

者。或许，上等的高位是留给已逝去的尧舜禹那样圣君的。孔子是当时最有知识的人，很早就被人赞许，甚至被人称圣。可能有人说他生下来就无所不知，但他自己坚决否认：“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”连孔子都不是生知，那现世还有谁可称生知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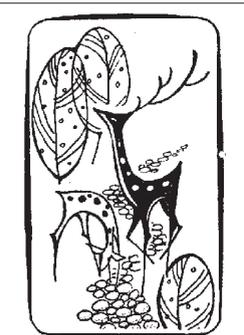
笔者考虑写这篇短文时，看到报纸的一则报道，准确地说是是一篇文章，大为惊讶。有必要将其核心内容介绍给大家。

复旦大学脑科学家说：“人类还具备另一种学习能力，即‘内隐学习’的能力，这是一种更强大的能力，即人在接触环境时无意识地、不知不觉地掌握世界的规律。更有趣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学习者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些知识。而且，内隐学习与创造力、领悟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密切相关。”（三月十二日《文汇报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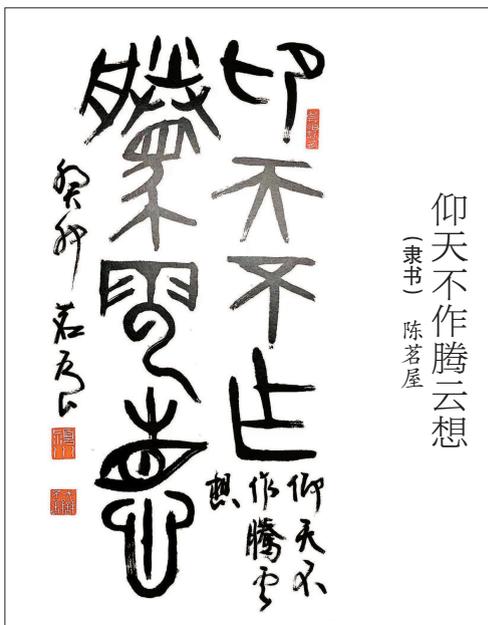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相信科学家及其所表述的这种科学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一些看法。或许，生而知之者是存在的？

有没有“生而知之者” ——“重读论语”之一 白子超

哭，手抖个不停。这么多手手脚并用，挣出一家子生活，如今再也无法细细剪密密缝了。裁缝的故事，似一曲手工业的挽歌。转行的，转行的，有些得做另一份工，否则一台缝纫机养家糊口也是难了。机器生产有胜过手工之处，但也时常看到以老法师为服装精品店的招牌。说来，再好的设计，裁和缝，方成。



夜光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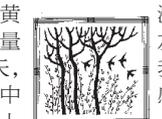
仰天不作腾云想 (隶书) 陈茗屋

餐桌上的故乡

戴荣里

菜，还是要多看两眼。有亲友从兰陵邮寄来咸菜，伊大多送人。我深情地看着那咸菜，过过瘾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
说来神奇，一个人走不出餐桌上的故乡。譬如地瓜，家乡叫薯。生产队时期，自留地少，多种些白瓤红皮的地瓜，较少种白皮黄瓤的地瓜。后者好吃，产量少，容易被人偷窃。到冬天，手捧一块黄瓤地瓜，是干粮中的点心，在农村意味着形式上的“光棍”，有面子。贫穷时代，一切超乎想象。在美好的春天，大多数家庭“断囤”，正是青黄不接时，煎饼也吃不上。怀想地瓜干煎饼的香甜，成为春天里最美好的事。沂蒙山的春天，是最难熬的春天，怎么也想不通，那时的粮食竟然不够吃。昨天家乡朋友在微信上和我聊，现在很少有人会烙地瓜干煎饼了，孩



子们不喜欢地瓜干煎饼甜丝丝的味道，听后，感到失去了什么。好歹单位食堂和家里的餐桌上常有地瓜的影子。人一步入老年的行列，就有诸多禁忌，譬如医生让少吃主食，地瓜含糖量高，少食有益，多食会危及健康，我则很少听从劝解，吃起地瓜，如见美食，非吃饱不可。家乡也算沂蒙山腹地，山荒地瘠，适宜种地瓜，不产水稻。所以我对大米不感兴趣，平日里，再好的大米，也被看作“软饭”。在边疆游荡时，只有大米做主食，亲友知道这不对我的胃口，给我邮寄来家乡煎饼，吃后才感觉有力量。

过了花甲之年，也就意味着人生已过了几十个“六一”儿童节。几乎所有的“六一”节，在我脑海里连个轮廓都很少剩下，唯独三年级的那个记忆清晰。

三年级时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我原来就读的长阳小学竟然把我们班“连根拔”，划给了齐四小学。第一次走进新的小学，是初夏时分。第一眼感觉学校的操场特别大，四周栽着好些柳树，柳树外围，是团团围着的低矮的砖木房子和围墙。操场的侧边入口，耸立着一座滑梯。滑梯近旁，竟然是一个古旧的凉亭，边上树丛里，有一座雕像，还有一块墓碑。

雕像何人，墓碑是谁？早已湮没在记忆的海洋深处。当时下课后，与小朋友偶尔在那个树丛中玩，即便是夏天，也感觉柳丝拂面，凉凉的，甚至有说不出的凉飕飕的感觉，还有老同学中传说的狐仙故事，因此，雕像和墓碑拆掉前，那个地方少有人往。

“六一”节那天，学校放假，我偶尔听到校乒乓队的同学说起，学校要与齐三小学举行一场友谊赛，下午要进行秘密训练。我便与“阿毛”相约，去学校看看乒乓球队的秘密是什么。走进学校时，已是下午四时多，本来炽热的阳光，已被薄薄的乌云蒙上，天气有些阴沉。路过滑梯，没有了往常的喧闹声，滑梯仿佛失去了生机。路过凉亭，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路过那个小树丛，身上更是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冷战。

正当我与“阿毛”全神偷窥时，突听得操场的远处围墙传来“吱呀”一声，竟然打开了一扇角门，角门里伸出一只手，飘出一只穿着长袖白衬衫的手臂，我与“阿毛”凛然一惊，赶紧看过去，昏暗里，走出一个穿着白衬衣的矮小女人，短头发被风吹散了，拂在脸上飘着，她手里提着一只水桶，眼睛仿佛朝我俩这里望过来。

我们顺着她的身影望进去，角门外，竟然是个深深庭院，地上好像铺着花砖，墙角是一口水井，水井面对着的，是古色古香的大殿。寂静中，女人声音传了过来，“谁呀？躲在那里干什么？”我和“阿毛”再也憋不住了，从藏身处跳起来，屁滚尿流地朝着校外窜去。

那个神秘女人和神仙般的去处，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折磨着我。

3个月后，一位同学邀我一起去街道图书馆借书，我和他从蒋家浜小街左弯右拐地走进一个狭长的天井，就看到了角落里的水井和大殿，还有地上的花砖。殿里，放着几排书，就是街道图书馆了。同学介绍图书管理员是他妈时，我看到了她的齐耳短发和白衬衣，顿时一愣。

我至今记得，我们借了一本《向阳院的故事》，离开时，女人脸上露出和悦的笑容，领着我们走过青苔遍布湿漉漉的径道，来到墙边，伸出纤弱的手，打开角门，说，你们还要去读书，从后门走近些。

当角门在我们身后关上，当秋日的阳光撩入我的眼帘，当我面对着已经填平的操场，凉亭和那小树丛，我突然觉得，隔着一扇门，就是两世界，我们的认知实在是太浅薄了，我们的已知与未知相比，实在是不值一提。

已知与未知 赵笠安

微笑着把快乐的接力棒交到另一个孩子手里说一句：要快乐哟！

我的“六一” 责编：沈琦华